



2012年12月臺博館舉辦「死亡只是另一個開始：臺灣木乃伊柯象傳奇」特展

百年孤寂之後：

臺灣木乃伊「柯象」的傳奇返鄉旅程

After th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: The Journey
of Taiwanese Mummy Ko Shiang's Legendary Return

范燕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

Fan Yen-Chiou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, NTNU

前言：當代博物館物件的傳奇

木乃伊柯象、也就是乾屍而且被稱為「柯象」的物件，原本深鎖於臺灣博物館庫房幽暗的角落，十餘年來鮮少為人聞問的一件文物。2010年初，在因緣際會的情況下，它的身份成為學術教育探討的對象，也引發意想不到的廣泛的社會動能；甚至，促使它從博物館的庫房離開，返回百年前的「原鄉」，締造當代博物館物件的傳奇故事。這件文物究竟有何獨特的歷史，它的原鄉又在何處？以及百年期間所歷經的場域流轉又為何？為何它能喚起廣泛的社會效應？本文主要說明這個物件在最近三年促發的傳奇故事。（圖1）



圖1 臺灣木乃伊「柯象」(攝於2013年)

這個傳奇故事的起點，乃是我個人的教學課程。2009年9月(98年度上學期)，個人在臺灣史研究所開授「社區文化資產保存與臺灣史研究」課程，這門課獲得教育部教學計畫支持，著重歷史文物研究教學，也因此與臺灣博物館(簡稱：臺博館)典藏部門進行教學

合作。授課期間，博物館典藏管理組李子寧組長提出館藏編號R05.0003文物「木乃伊柯象」，說明它是警察專校移讓的文物，因涉及日治初期臺灣人抗日歷史，值得深入探究，引發課程師生的研究好奇。而依據1993年警察專校移轉文物時的記錄，簡單記載木乃伊是1878(光緒4)年、今日雲林縣大埤鄉當地巫者柯象，利用病故的親戚柯麒麟屍體加工而成，之後並祀於玄天上帝廟中受鄉民奉祀。至1912年，同鄉黃朝、黃老鉗以此木乃伊為號召起事抗日，但尚未行動就遭日方逮捕、鎮壓，史稱「土庫事件」。由於黃朝起事失敗，這具木乃伊以犯罪證據而遭日本政府扣押，並輾轉保存於警務機構，至1993年警察專校將它轉送博物館為止。

換言之，這件文物留存至今，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，而且在臺灣近代史上，它的重大意義是日本時代臺灣人武裝抗日的歷史物證(evident)。不過，這件文物調查、也是物件研究引人入勝之處，是在相關調查展開之後，環繞這文物的歷史逐一被發掘，文物連結的空間線索也逐漸擴大，許多意想不到的研究問題及社會效應更逐一浮現。2010年1月，臺史所的文資實務課程因學期結束而告一段落；不過，這件文物帶動的研究正積極展開。在歷經一年多的研究活動之後，於2011年9月20日、也是這物件離開原鄉百年之後，傳奇的踏上「返鄉之旅」。究竟「柯象」如何結束百年的孤寂，踏上返鄉旅程？首要的動能，乃是博物館組成的跨領域研究團隊。

探索「木乃伊柯象」身份之謎： 跨領域研究團隊的組成

由於「木乃伊柯象」是臺博館與臺灣史研究所教學合作的案例，依據教學計畫的設

定，側重以博物館典藏文物為重點。對於歷史學而言，傳統史學主要倚賴文字或文獻資料，歷史學如何進行物件的歷史研究，成為歷史學的研究考驗，相對也是試練研究方法的絕好機會。當然，「木乃伊柯象」涉及臺灣近代歷史事件，仍是臺灣史可以、也應該發揮研究專業的部分。對於教學合作另一方的博物館而言，博物館專業就在物件(object)研究，只是在此之前、館方未真正重視這件館藏品(collections)，這次教學合作正是博物館對於這物件調查研究的開端。這「物件」的研究無論就研究方法、或者研究議題，對於教學合作的雙方皆有開創性的意義。

「木乃伊柯象」作為博物館的物件研究，研究方法的開創表現在跨領域研究的組成，即這件文物的調查自始有不同學科研究者加入，最初包括歷史學、博物館學、以及醫學三方面，各學科研究者以其專長投入此物件研究，並進行跨學科研究對話，啟發對於這個物件的問題、理解以及知識內涵。由於不同學科知識/技術的投入，各自皆有開啟及探索物件的不方法與層次，共同匯集成為揭開「木乃伊柯象」身份之謎的關鍵。

首先，「木乃伊柯象」涉及臺灣近代歷史，蒐集這件文物相關歷史文獻，就成為臺灣史研究者的基本工作，也是這件文物調查研究的起點。有關「木乃伊柯象」早期的文獻，顯然是以1912年土庫事件發生為分界點：即在事件之前僅少數一、兩件直接史料，特別是新聞報紙資料；事件之後的史料，則是以1912年土庫事件發生當時資料最多，包括臺灣總督府檔案、總督府法院系統資料以及公共場域的新聞報紙，顯示這件文物在歷史舞台的「登場」，確實扣連著當時臺灣人武裝抗日活動—雲林土庫事件，也突顯這件文物的



圖2 1912年土庫事件後以「犯罪證據」扣留於警務機關中的柯象

意涵含括日治初期臺灣人的抗日歷史和精神。土庫事件之後，它以「犯罪證據」遭法院沒收而輾轉送進警務機關保存，從物件與社會連結的角度，似乎從此隱身而消失匿跡。不過，事實並非如此。木乃伊柯象以另一種形式出現，即「歷史寫真」、也就是照片影像再現，成為一種殖民論

述或文化的表徵。(圖2)

1945年日本殖民時代結束之後，木乃伊柯象仍深鎖於警務機關，即戰後改制為臺灣省警察訓練所，以及其後的臺灣(省)警察專科學校。儘管如此，1950年代雲林地方因應縣治之成立，開始編輯、出版地方志書，縣史隨即出現土庫事件以及柯象的歷史記載。不過，地方志書對於「木乃伊柯象」的說法卻頗為分歧，即「木乃伊」出現兩種不同身分及名稱，即：柯象或者柯麒麟。1990年代，它被臺博館(當時為臺灣省立博物館)收藏的前後，在博物館兩次主題展場之中出現它的身影，留下當時的展示記錄。要言之，對於這件文物歷史文獻所進行的百年追索，顯示相關史料零散而有限，但史料類型尚稱多樣；而且，每次新史料的發現都引發某些歷史記憶的復甦，也驅策研究者必須重新梳理它在不同場域所生產的意義，以及象徵的文化意涵。

其次，不同於文獻史料的「物件」研究登場，主要倚重臺博館典藏管理組、特別李子寧組長的人類學專業，以及隨後加入的、蕭仲凱醫師的醫學影像技術分析。所謂「木乃

伊柯象」這個物件的構成，包括：物件主體、即以今日眼光是被稱為柯象的「乾屍」或人體遺留，加上它身著傳統黑色長袍，以及它略微傾斜倚坐的「竹椅」；而且，木乃伊本身也留有許多修補的痕跡，特別是它臉部被塗上一層石膏等。其實，依據晚近國際知名博物館對於埃及木乃伊的研究，是運用科學檢測技術，探究木乃伊製成的方式與年代，包括X光或CT(電腦斷層掃描)醫學影像技術。參酌這樣的方法，計畫成員自始思考運用科學儀器檢測「柯象」的可能性。(圖3)

2010年1月，博物館因臺大醫學院陳耀昌教授的引介，邀請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主治醫師蕭仲愷加入文物調查工作，並於1月15日首次一起進入博物館庫房檢視文物。就柯象的身份調查而言，相關文獻調查發現：柯象年齡及死因出現幾種不同的記錄，蕭醫師認為藉由醫學檢測應可釐清此一問題，顯示



圖3 2010年蕭仲凱醫師檢視柯象

醫學影像專業加入之重大意義；此外，柯象死後如何被「加工」處理，也是科學檢測關注的問題點。同年2月，研究團隊曾爭取臺大醫院相關部門支持科學檢測計畫，可惜並未成功。在欠缺醫療機構協助的情況下，這件文物的科學檢測遲遲無法執行。不久，蕭醫師轉到佛教慈濟醫院臺北分院任職。

2010年4月，筆者獲得另一位溫敦光醫師的協助，使文物科學檢測計畫出現轉機。溫醫師以臨床醫療的人脈關係，找到願意參與這項科學檢測的專家，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沈戊忠，專長放射線醫學，也是該附設醫院放射線醫療部門主任。而沈院長之所以願意協助此事，重要的背景因素是：早在1992年，他就開創國內醫界執行博物館文物醫學檢測的案例，當時是協助臺中國立科學博物館處理購入的埃及木乃伊，運用電腦斷層掃描(CT)檢測木乃伊。在4月底，個人與溫醫師前往臺中拜訪沈院長，說明「木乃伊柯象」的由來和調查計畫之後，沈院長隨即表明協力的立場。5月中旬，沈院長為評估文物科學檢測的可行性，專程到臺北，進入臺博館庫房，實地瞭解木乃伊柯象保存的現況。就在這次文物檢視之後，沈院長確認柯象坐姿的緣故，很難如同埃及木乃伊一般採用CT檢測法，僅能運用X光檢驗技術。然而，博物館考量文物保護，即包括百年文物可能的脆弱，以及物件運送所承擔的風險；如何將文物送進醫院(而且遠赴臺中)檢測，成為另一難題與考驗。這時，文物的科學檢測計畫再度停頓，停留於審慎評估階段。

其後，沈戊忠院長帶領醫療技術人員進行文物檢測，是一年之後、即2011年9月10日之事。就在這次文物檢測的過程，沈院長再度締造了新紀錄，即他考量文物運送的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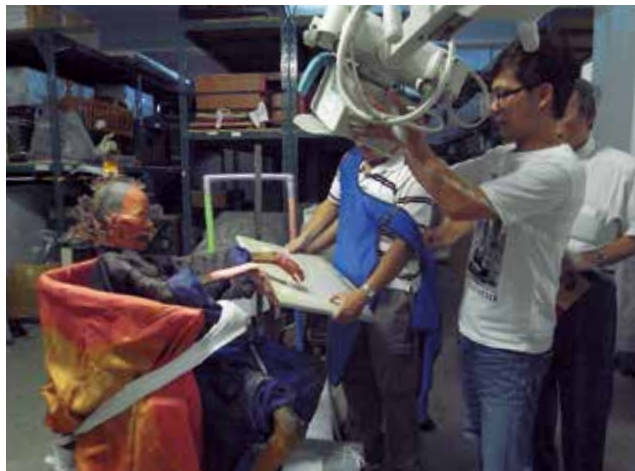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2011年9月沈戊忠院長帶領團隊進行X光檢驗

險，決定將貴重的檢測儀器搬進博物館新店庫房，放射科技術人員就在庫房內進行文物檢測。對於博物館文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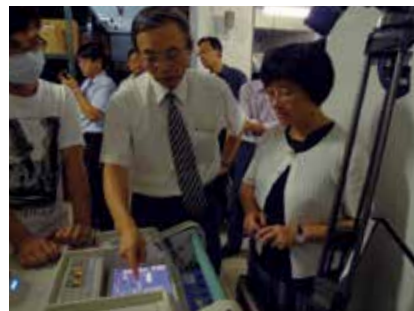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沈戊忠院長檢視X光檢測結果

處理而言，這不僅是開創性的穩健方式，也避免在醫院檢測可能引發的爭議。就此，沈院長的技術團隊為這件百年文物紀錄全新的醫學影像，提供文物進一步研究分析之參考。而且，因2011年9月20日、即10天之後，這件文物即將返回雲林地方借展，這次科學檢測也為文物現況留下重要的紀錄。(圖4、5)

針對柯象的物件研究，這時還有另一項重大發現。即在2010年3月臺博館典藏人員移動及檢視物件之際，發現它的座椅下方收藏三套衣物，就衣物上標示的年代時間，判定是柯象從晚清至日治時代，不同時期所穿著的三組衣服；而且，就這些衣物的形制，所證實、顯示：柯象是玄天上帝的化身。其實，自1993年這件文物轉送博物館收藏以來，即使博物館於1997年再度舉辦相關展示，但並

未重視「柯象」的這些衣物，亦未曾加以研究；這次因臺史所與博物館教學合作課程，以及伴隨而來的文物調查計畫，方促使館方首次詳細整理物件，終於有如此重大的發現。這些衣物發現的重大意義，在於物件的身份及其存放場域，獲得直接而明確的證實，保留主體物件的身份及其經歷的印記，成為追溯它的來歷以及歷史的重要依據。

追索物件的原鄉：物件的田野調查

對於文物調查另一種基本方法為田野調查。令人驚嘆的是：當研究者離開書齋，走入歷史現場，進行人類學式的田野調查，新的研究趨動力隨之出現。2010年1月，臺史所研究生簡克勤為調查「木乃伊柯象」的來源，依據相關史料及臺博館提供的線索，最早前往雲林大埤進行田野調查，就此發現土庫事件的歷史場景，確認木乃伊柯象的「原鄉」是：雲林縣大埤鄉，而它百年前原初「展示」的場所即是：玄天上帝廟。

同年2月底，筆者帶著兩位研究生前往雲林訪查，訪問當地耆老，查證木乃伊柯象與玄天上帝廟的關連，也得知當地人對於這件文物仍保有歷史記憶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：這件文物於1912年因土庫事件失敗而被日警沒收，並且由臺南院輾轉送到外地—臺北警察官訓練所存放；因此，對於今日的雲林地方社會而言，這件文物消失已長達百年之久，目前地方耆老所保有的相關記憶，應是間接從她/他們長輩的聽聞傳說而得知。此外，從玄天上帝廟建廟沿革，也可見記載廟中曾經有這件文物存在。無論如何，大埤地方人士對於這件文物的記憶，並非當地社會持續醞釀形成，而是一種世代傳承的集體記憶。而且，當地耆老告知：他們曾經努力尋找這件

被日本人沒收的「鎮廟神明」，鄉里稱之為「帝爺公」(玄天上帝)的金尊，甚至前往日本觀光旅遊仍不忘四處打聽文物的下落。因此，當我們師生帶來：「木乃伊柯象」仍保存於臺博館的訊息，整個小村落為之歡欣鼓舞，並期盼這件文物早日「歸還」他們。

對於地方社會、雲林大埤鄉鄉民而言，一件消失百年的鎮廟文物「柯象」，竟然奇蹟般的突然出現；這確實是他們極為振奮之事。因此，地方耆老將企盼轉化為實際行動，積極聯繫商洽臺博館，進行文物的參訪活動。換言之，田野調查的重大意義，不僅在於重新揭開當地百年前沈潛的歷史記憶，也喚醒當地民間宗教信仰新的連結與動能。由於這件文物涉及殖民政治剝奪，而造成地方社會的「百年遺憾」，使得臺博館開始面對文物處理的重大議題，即歷史文物返還問題。臺博館能否「歸還」這件文物？以及文物是否、或如何帶來地方社會發展新的動能？這些問題為文物研究加入新的方向。

2010年5月，文物調查出現另一進展，是訪問臺灣警察專校劉仁傑教官，進而調查文物在警專時期相關動向。研究團隊之得以聯繫劉教官，是臺灣科技大學陳純瑩教授所提供；陳教授是筆者曾任教的臺灣科技大學同事，2010年5月恰巧來訪，因而有機會請教她這件文物之事。陳教授說明她在警察專校任職十年之久，記得校內有這件文物，且存放在科學實驗室，主管者是劉仁傑教官；她也提及或許是「柯象木乃伊」的特性，警專學生私下對它有一些詭異的傳聞。(圖6)

對於研究團隊而言，我們關切的是：「木乃伊柯象」長達半世紀以上存放在戰前的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、以至戰後的臺灣警察專校；這個機構如何安置這件文

物，學校師生的如何看待它，又留下哪些相關紀錄。2010年7月，研究團隊(臺博館李組長與臺師大師生)首次與劉教官見面、訪談，劉教官專長刑事鑑定，時擔任科學實驗室主任。他說明戰後以來「木乃伊柯象」歸屬警校科學實驗室，長期放置於實驗室作為教學的用具，但留下的紀錄、包括影像紀錄不多，需費力尋找。儘管如此，這次訪問劉教官不僅得知戰後以來文物在警校的保存狀況，也解開文物安置的另一歷史空間場域，這件文物的歷史調查仍推進一大步。

來自原鄉的呼喚：

2011年的百年返鄉之旅

這件文物引人入勝之處，也不僅如此。進入2011年，這件文物的調查研究出現一些轉折，且各種轉折相互連結、推促之下，將文物處理推展至新的階段，即：文物返鄉借展。首先，是物件引發的社會效應持續擴大，尤其是大埤地方鄉親積極推動「文物歸還」。2010年2月底，筆者帶研究生至雲林地方田野調查之後，同年3月22日大埤地方鄉親隨即組團參訪文物，是以玄天上帝廟管理委員會為核心，加上地方鄉親共計30餘人，搭乘遊覽車北上，至臺博館新店庫房參觀，顯示他們尋找鎮廟神明的行動與決心。在文物參訪之後，他們開始動員地方民意代表、立法委員，協力爭取文物返鄉之事，這件文物引發的社會、政治動能持續醞釀、發酵。

2011年1月，雲林大埤北極殿(玄天上帝廟)管理委員會先行拜訪臺博館，商談文物借展事宜。3月，北極殿正式來函請求借展「柯象木乃伊」，理由為：「以利鄉民瞻仰及帶動地方宗教、文化與歷史參與」。4月，雲林縣籍三位立法委員透過文建會，對於臺博館

處理文物問題表示關切。不久，臺博館去函縣政府，說明原則同意借展，並希望透過公務機關作為商洽單位，辦理相關借展事宜；北極殿亦隨即來函，說明借展柯

象及簽訂合約事宜，以雲林縣大埤鄉公所作為文物洽商單位。5月初，臺博館函復北極殿，同意借展；並針對借展協議進行研商。至6月10日，臺博館與雲林地方完成文物借展合約簽訂，預計於同年9月20日文物借展返鄉，借展以三個月為期限，續展亦以一次三個月為限；這些借展的規範，主要是考量文物保護管理的必要。要言之，在2011年上半年，雲林大埤社區短短的半年之內，透過地方民意代表的斡旋，即爭取獲得這件文物的返鄉借展，展現地方社會動員的能量。(圖7)

其實，「柯象木乃伊」作為博物館文物，雲林地方之所以能順利借展，不可忽略的背景因素是晚近國家新的文化政策導向，特別是博物館展示所採取的民主策略。即如：2009



圖6 2010年5月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劉仁傑教官(中)檢視「柯象」



圖7 2010年3月雲林縣大埤鄉親赴臺博館參拜柯象

年至2011年，臺博館以「大館帶小館」的合作模式，分別與花蓮和宜蘭兩個原住民地方文物館合作，舉辦三場展覽活動，標誌國家博物館與地方部落之間權力關係的轉變，創造雙方交流對話與平等互惠的策展機制。據此，「柯象木乃伊」相關而類似之處，乃是「殖民文物」的返鄉借展，即同樣屬於日本殖民時期文物而最終收藏於臺博館，在跨入新世紀、二十一世紀初臺灣社會民主的氛圍中，創造殖民文物返回故里的新紀元。

不過，博物館面對文物借展，並非沒有挑戰。尤其，基於博物館文物保護的原則，博物館必須面對的問題有二，其一是地方單位如何保管借展文物；其二是文物「借展」如何落實。而且，自臺博館與雲林地方簽約(6月)為起點，至9月20日為止，籌備期程僅三個月，使文物借展面對不少考驗。2011年6月，臺博館開始協助雲林北極殿籌備文物借展，初步規劃在建置兼顧文物保護與展示雙重功能的文物館，展館稱為「柯象木乃伊文物館」，另加副標為：當臺灣博物館遇見北極殿玄天上帝。此時，筆者以研究團隊成員參與文物館之籌設，深感文物返歸的重大意義；而且，文物展示方式必然形塑它在地方的意義與連帶影響，亦關切文物如何展示問題。然而，受限於文物館空間與建置時間短促，所謂主題展示終究以「物件」為主體，僅簡述它的展示由來而已。

究竟「柯象木乃伊」如何展示，涉及這物件研究的程度，這問題因2011年7月研究團隊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支持，主題研究得以正式展開。即2010年底，雲林大埤社區提出文物返鄉的訴求之際，以臺博館李子寧組長為核心的研究團隊，決定申請國科會人文處歷史學門專題研究計畫，不僅基於文物離開庫

房之前、有必要瞭解物件本身保存狀況，也因這物件從未被研究理解，亟需系統而深入的調查研究。這項研究以整合型計畫方式提出，總計畫主題為「」，主持人為李子寧統籌執行，其下有三個子計畫主題研究，包括：個人的子計畫主題「臺灣木乃伊柯象的歷史與物質文化研究」，針對文物相關歷史及文化意涵進行調查研究；蕭仲愷醫師的子計畫主題「著重運用影像醫學檢測技術，探討木乃伊現況及其保存的歷史線索，進而分析它在臺灣公衛和醫學史的意義；以及李子寧的子計畫主題「臺灣木乃伊柯象的社會文化意義研究」，關注雲林地方田野調查，探討木乃伊柯象與地方社會的歷史、現況以及未來的互動關係，兼論文物對於地方社會的影響，特別民間宗教信仰的關連，以至未來有關文物歸還的問題。依據2011年7月國科會人文處公告本研究計畫審查通過，其意義不僅是「木乃伊柯象」研究進入國家公共資源支持的研究階段，也是「木乃伊柯象」在二十一世紀初、即它從臺灣社會「隱身」百年之後，再度以眾所矚目的方式「現身」。

當然，2011年9月20日是「柯象返鄉」的大日子，這一年正是「柯象」離開原鄉的一百年，這也增添這物件歷史的傳奇性。對於雲林地方社會而言，如何迎接消失百年的鎮廟神祇，反映著他們如何重建文物與地方社會的關係，特別是爭取而主導文物返鄉的北極殿管委會，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。就9月20日當天，在雲林大埤北極殿管委會耆壽畫、動員之下，地方上出現難得一見隆重而盛大的迎接活動；而且，北極殿耆老也賦予活動極有創意的名義為：柯象(木乃伊)金尊、百年國寶文物回歸。當「柯象」所乘坐的氣墊車一進入雲林縣境，在沿途等候的地方

陣頭立即啟動，響起震天的鑼鼓及燃放鞭炮。接著，更重要的是設置於縣境停車場的迎接場面，數十輛巴士載運而來的數百位各地信眾群聚於此，北極殿乩童導引的廟宇神轎及「接駕」儀式，隨之展開。迎接儀式之後，文物運送抵達北極殿所在的大埤村，可見各家戶皆設神案供品迎接，沿途擠滿參觀民眾與採訪媒體，加上震天鑼鼓以及鞭炮聲，營造出整個村落熱鬧歡騰的景象。

當天下午，博物館人員將木乃伊柯象妥善安置於文物館之後，隨即舉行「臺灣百年國寶文物『木乃伊柯象』返鄉」記者會，出席者包括雲林籍立法委員、縣長、臺博館館長、大埤鄉長、北極殿管委會主委等，以地方重要政治人物為主要代表，分別闡述文物返鄉的意義及願景。就這次策劃活動的北極殿耆老而言，所期待的不外是藉地方重要人士的參與及發言，加持文物返鄉的地方效應，進而使文物在地方社會重新發揮其影響力。若單就文物返鄉當天地方的動員與盛況，無論就各地信眾的熱情參與，地方陣頭的投入演出，村民洋溢的情感與虔敬，以及地方人士出席記者會的贊場；「柯象」的第一次返鄉之旅確實在眾人歡騰中完成，這或許也足以消除它曾度過的「百年孤寂」。(圖8、9)

結語：在百年孤寂之後

本文回顧2009年底臺史所與博物館合作的教學活動，如何帶動「柯象」傳奇返鄉的故事。就如木乃伊柯象的「社會生命史」已然歷經130年以上，在21世紀的當今，它的社會生命仍持續展演，在當代社會所創造的傳奇仍引人入勝。2012年5月，雲林地方首次借展「柯象」的期程終了，文物也返回博物館；此時，臺博館決定舉辦一次主題展覽，展現

2009年以來博物館與相關學者調查研究的成果，以深化社會大眾對於「柯象」的理解。這場展覽於2012年12月18日正式開展，主題為：臺灣木乃伊柯象傳奇—死亡只是另一個開始，展覽為期四個月，開展當週配合舉行相關學術會議之外，舉辦「國家寶藏」系列的相關演講。由於這次展期從2012年底跨入2013年新年假期，以「木乃伊」柯象為主題的展覽也面對觀眾的觀看心情的考驗。不過，奇特的是：2013年初的新年假期，「柯象」展並不寂寞，每逢週末假日更吸引不少民眾駐足觀覽、探索。顯然的，「柯象」度過百年孤寂而於2011年再度現身之後，它的故事仍持續引發社會的迴響。



圖8 2011年9月20日柯象返駕雲林大埤鄉玄天上帝廟



圖9 2011年柯象於雲林大埤鄉玄天上帝廟